

唐
文
粹

六

新平知
和

PDG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六之下

吳興姚

鉉

纂

表奏書疏丙 摠八首

書奏

大葬二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諫靈駕入京書 陳子昂

廟號一

駁義宗廟號書 韋湊

進貢一

論進奉書 皇甫湜

佛寺三

諫造章敬寺書 高郢

再上諫書

復佛寺奏 孫樵

邊事一

請罷兵戍姚州書

張柬之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飾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隴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爲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爲長久萬代之計劃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爲壽陵作

終制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園邑爲棺槨足以藏骨爲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及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爲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感感也今爲丘隴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墓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爲漢文霸陵旣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廣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武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畢之日刻石於陵側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盟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

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不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灊陵今爲隴又以長陵爲法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深覽古今爲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耳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又漢家大郡都五十萬戶即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

諫靈駕入京書

陳子昂

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得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鑊而不迴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諛俗厭生樂死者哉實以爲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況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跡

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羣臣萬國震驚百姓
屠裂陛下以徇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翼
蒙聖化以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茲日矣況皇太后又以文
母之賢協軒宮之耀軍國大事遺詔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
伏見詔書梓宮將遷西京鑾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
堂未聞有骨鯁之謨朝廷多見有順從之議愚臣竊惑以爲過矣
伏自思之生靈日沐皇風磨頂至踵莫非亭育不能歷丹鳳抵濯
龍北面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
萬死乞見一言願蒙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據咸
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爲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假胡宛之利
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絕漠致山西之寶然
後能削平天下憚壓諸侯長轡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
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贏糧北國丁男十五
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爲闕矣即所餘者獨三輔

之閒耳頃遭荒饑人被荐飢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隴以北罕逢
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
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
餘得保性命天子幸甚可謂厚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
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先意遂
欲長驅大駕按節奏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況山陵初制穿復未
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衆興數萬之軍徵發近畿
鞭撲羸老鑿山採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秋成絕望凋瘵遺噍再
罹艱苦儻不堪弊必有逋逃子來之頌將何以述之此亦宗廟之
大機不可不審圖也況國無兼歲之儲家鮮帑時之蓄一旬不雨
猶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羣議臣恐
三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聖人包六合爲宇
歷觀遠古以至于今何嘗不以三王爲仁五帝爲聖故雖周公制
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爲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

貞規然而舜死陟方華蒼梧而不返禹會羣后沒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無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爲美談帝王以爲懿範況我巍巍大聖轍帝登皇日月所臨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可不察之愚臣竊爲陛下惜也且景山崇麗秀冠羣岑南對嵩印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迹縱橫左右園林之美復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況溼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以聖明之主養純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已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溼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遂欲棄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徇曾閔之小節愚臣闇昧以爲甚也陛下何不覽諍臣之策採行路之謠諮謨太后平章宰輔協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周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並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爲始

王漢書載爲代祖豈其不願孝哉何聖賢褒貶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蓋欲遺小存大去禍存福聖人所以爲貴也夫小不忍則亂大謀仲尼之至誠伏惟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隴之憂未時休息臣又聞太原蓄巨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寶斯爲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驅使有識震驚天下失望儻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陝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教倉一抔之粟陛下何不預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懼也雖則盜未旋踵誅刑以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何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謀者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不徒云也固願陛下念之

駁義宗廟號書

韋湊

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寔資師古之道必也正名惟名與實故當相副其在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

高宗周則文王爲太宗武王爲中宗漢則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代宗其後代有稱宗者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稱宗之義不亦大乎伏惟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況別起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義宗稱之萬代以臣庸識竊謂不可陛下率循典禮以闡大猷儻致此失或虧盡善豈不惜哉望更詳議務合於禮經

論進奉書

皇甫湜

臣聞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藪之所產殖雨露春秋之所成就莫非王財誠宜推至公示無外今國家既有公府又爲私藏使州郡貢賦之外進奉相及恐非以天下爲家示天下無私之道也且任土之貢生產有常履畝之收等籍既定人識所出吏難爲奸進奉旣無度程莫知紀極恣橫徵發因緣贓私驅陛下赤子措之不存之地侈君之嗜慾惑君之聰明實大奸之門大罪

之寶也臣雖熟知陛下上聖之姿深仁之理凡內藏之實以充謙
賜非務積藏如四遠未知何如百姓受弊何如後嗣平中之主由
此而傷儉德萌侈心何雖漢有少府水衡筦摧山澤之利終不若
領之大農也且地之財無盡玉之用不會何必固之內府以開濫
關邪伏望陛下罷內府歸之公藏約別進合之古制徵斂有常財
用無虧絕奸之根源除政之秕蠹全大體興大和天下大幸伏見
正月十一日赦書陛下深念疲民懇責貪吏往之隨使貢來一皆
罷之此實白日之明曾雲之澤也凡諸州府必有羨餘不歸之王
廷必没于私室伏請每使當罷必上其數而謹其收水旱之不虞
疾疫之不期以振罷羸以代蠲免軍旅之事工役之用以給其費
以供其須居常之歲閉藏送待無敢散洩而干刑司如是則大賴
於人大伸於用矣

諫造章敬寺書

高郢

八月二十五日草莽臣前鄉貢進士高郢昧死再拜稽首獻書闕

下從諫如流者君之明也有犯無隱者臣之忠也君明臣忠國之利也當陛下至明之化納諫之日臣敢愛其死以隱其忠乎臣伏見奉爲先太后造章敬寺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蒸蒸之思惟舜其難至德要道無以加也然臣伏見以畢力追孝誠有所益妨時勦人亦有所損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爲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爲以臣愚蒙不知其所昔魯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楹可謂孝乎然而春秋書之爲非禮漢惠帝及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及太宗高宗代宗之廟當時創制不據禮經至元帝時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朝而罷之豈元帝不敬宗廟乃王者示人以軌物也夫廊廟者宗社之所在神靈之所憑猶不可無故而飾之越禮而立之況此寺非宗社所安神靈所宅而殫萬人之力以邀二梵之報其不可以明矣閒者昆吾孔熾荐食生人今猶不悛偷居宇下百姓凜凜無日不惕遺將攘卻無尺寸之功隴外壤地委之豺狼太宗文武皇帝封殖萬有傳

之陛下。一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況甚於一夫尺土者乎。用武已來十三年矣。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乘補卒至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則十有三年百萬之衆。資糧靡履。取足於人人之困竭。胡可勝紀。勞疲宛轉。十不存二。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俟王命。此皆陛下宜伸勤恤之恩。降痛哀之詔。縱未暇分散穀帛。以贍鰥寡。猶當務省修費。以恤休之。奈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推酤之弊。陛下忍以此時興力哉。自八月以來。時雨愆候。禾稼少損。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歲若不給。將何以救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臣竊料此寺數年。方成土木之勞。工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給。府庫旣竭。則又誅求儻窮。置不堪鼠竊之盜。起戎狄乘間狗吠之驚。急得不爲陛下深憂乎。臣聞三人受命於天。以人爲主。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其功大矣。自然上則宗廟受其福。下則子孫賴其慶。故孝經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又云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又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敬慎德教以臨兆人俾四海諸侯歡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耳未聞崇建梵宮彫琢金玉之爲孝乎且佛本無相不可以有相求道本無爲不可以有爲得陛下豈馳心於有爲之境而邀福於有相之功哉臣竊爲陛下之不取也臣聞夏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人到于今稱之梁武窮土木而致飾乎寺宇人無德而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駕何必勞人動衆而踵梁武之遺風乎制造初興役費尚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必遂陛下若迴一人之慮從萬姓之心必是陛下聖德孝思格于天地湛恩濡澤濟平生靈生靈效誠天地幽贊千福萬祿先后受之豈與一寺較其功德乎陛下以臣言諫於詭妄伏請令公卿列士庭議可否得其中則天下幸甚

臣郢不勝愚忠懇直之至謹投招諫匭以聞

再上諫書

高郢

九月十二日草莽臣前鄉貢進士高郢昧死再拜稽首獻書闕下臣聞聖主聞直言之道者豈好其犯顏忤旨乎誠欲因天下之心以慮則無不得因天下之目以視則無不見也忠臣不避誹謗之誅者豈貪其死諫之名乎誠以君所行有否焉不隱忍偷生以負於時也臣伏見奉爲先太后造章敬寺陛下奉先思孝興福除禍而群黎百姓不知聖情議者皆以爲蕃戎未殄兵革暴露國用不贍元元匱竭曾未小康又興此寺雖睿思罔極而人力有限也臣聞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則輿人之誦不可輕也故書曰罔弗百姓以從已之欲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此言王者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自至未然之禍不除而自絕矣臣愚考之於古則詩書與易如此聽之於今則百姓之議如彼拳拳之極不敢不言昨

八月二十五日奏書闕下事寢無報不知天門深遠愚不得上達
歟聖意所斷臣言不足聽受歟伏躬待罪旬八日矣臣聞神人無
功聖人無名神人無功者不爲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爲可名
之名也不爲有爲之功故功莫大焉不爲可名之名故名莫厚焉
臣又聞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
人以禳禍陛下之作此寺也臣竊惑之若以爲功乎則天覆地載
陰施陽化未曾有爲也若以爲名乎則正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
有待也若以致福乎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於費財也若以
禳禍乎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於勞人也今興造急促人徒
竭作土木並起日計萬工晝不遑食夜不遑息力不逮者隨以杖
笞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戡定多難以安
宗社勵精思理日昃不暇內不邇聲色外不樂遊畋務行寬仁以
幸天下聖人之德廣大悉被太平之風將可見矣而興動此役固
違羣情迴正道於內心求微助於外物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

大猷臣竊爲陛下惜之臣是以敢昧死至于再諫伏惟陛下留神省察臣不勝愚懇切直之至

復佛寺奏

孫樵

賤臣樵上言臣以爲殘蠹於民者羣髡最大且十口之家謂中男力而耕女力而織雖乘樂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羣髡者所飽必稻梁所衣必縣縠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羣髡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於羣髡矣武皇帝一旦髮天下羣髡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即位已來詔營廢寺以復羣髡自元年正月洎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絕天下而工未以訖聞陛下即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髡如故矣臣以爲武皇帝即不能除羣髡陛下尚宜勉思而去之以蘇疲甍況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之開元之間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事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